

參賽類別	☒ 小說組 ☐ 散文組 ☐ 新詩組
作品名稱	點菸

三月的駕訓班依舊熱得要命，我站在走廊下等遲到二十分鐘的教練，視線掃過去，有個男人倚在一號車旁，指節骨熟練地掐著菸身。

當年阿駿三十八歲，寸頭、軍綠色飛行外套，浮誇點像不足三十的男人，那時候我也看不甚明白，他像是香港電影裡的古惑仔，有點浪蕩不羈，像匹難馴服的孤狼，我最鍾意他的那雙垂眼，為了他去研究面相學，都說眼尾下垂的男人最專情。

我盯著他因為朦朧煙霧而失焦的雙眼，看得入神。不同於唐教練的流裡流氣，男人吞雲吐霧的動作很慢，好像有凝重的心事從煙管裡吸進了肺部，再從下一個煙圈裡流瀉而出。

唐教練不知道何時走到一旁，話音落下，「看到一號車了沒，那以後就是你的練習車，阿傑今天帶你繞場。」男人滅了菸，抬起頭看過來。

「美女你好，我叫阿傑。」

我這才注意到他身邊不打眼的男孩子，t恤牛仔褲，看起來有些憨厚，楞頭青似地，和身邊過分神祕的男人形成強烈對比。第一次見到阿傑，他像個過客沒能留在我的腦海裡，勉強記得他一口潔白的牙齒，和過分親暱的招呼。

駕訓班的老闆娘思文從後面冒出來，拍了一下阿傑的肩膀，笑咪咪地同我說：「那是我們的助理教練阿駿，妹子如果覺得阿駿看起來比阿傑靠譜，就阿駿帶你。」

思文姐就站在一旁看著，一出手就是我沒預料過的決定性口吻，我若無其事地往旁邊瞥，唐教練打量的目光游移在我和阿駿中間，最後隨意地擺擺手。

上了車，阿駿就坐在我伸手可以碰到的副駕駛座，教我找離合點，熱意將人的理智融化，我的靈魂隨著發燙的心跳悄悄出竅。

「你不熱？」阿駿早把外套丟到後座，只穿了件灰色短袖，他還是比較熟悉駕訓班的豔陽天，而我初出茅廬什麼都不懂，我所有會的一切都是他教的、手把手教的。

「還可以。」伸手彈了彈衣領，我心知此刻的浮躁並不是因為天氣，手排車轟隆的引擎聲讓人出戲，我沒能再維持原先受教的模樣。

「這個學會之後，等等讓阿傑帶你繞場……」阿駿心不在焉的樣子真令人氣惱，我叛逆地抬起鞋尖，放任車子卡在原地。他轉過頭來看我，眼神複雜，卻好像洞悉了我的古怪。

阿駿當下沒說什麼，只是我和一號車朝夕相處的那個月裡，沒人敢讓我自己練習。

急煞、熄火、連續壓管，阿駿有好幾次鐵青了臉色，卻還是重新再教了一次，我變成阿駿眼中的頭疼人物，卻也在次次挑戰他的底線中和他更加熟稔，教練課間我們共喝一杯清心福全，他額間沁出的汗液被我用衛生紙輕輕帶過，我的口紅印留在吸管尖端，被他含進雙唇間，我朝他勾起笑，體溫燙得嚇人。

一個月過得好快。

考駕照那天，一車沒有被徵召，阿駿待在他的舒適地帶，看見我出現，把剛從販賣機

投的可樂拋給我。

「緊張？」他似笑非笑地說：「你沒考過我的招牌可就砸了。」

我低頭複習儀錶板上的記號，翻了一個白眼，「不緊張。」仰頭灌了口可樂，金色瓶蓋在手裡拋起落下，直到我看見內緣寫了句銘謝惠顧。

「筆試一百分。」

「考到駕照想做什麼？去藍色公路兜風？」他雙手慵懶地枕在頭枕上，語氣都變得弛緩。

「我想跟你在藍色公路上車震。」我笑著說。

阿駿瞪著我，眼底卻沒有太多意外，他好像能窺視我心裡的諸多想法，他從不試圖批判，只是默默服從我設計的怪奇規則，像我操縱的傀儡，受制於我、臣服於我、為我折腰。

「你是在徵詢我的意見？」

「沒有。」已經攢積太多的不幸運，一次謝謝光臨就夠了。

拿回身分證，蹦蹦跳跳地跑回訓練場裡，阿駿仍坐在一車的副駕上，慢悠悠地抽著菸，我向他伸手擋一根，他只說小孩子別抽。

「我下個月就滿二十二了。」

我揮動著手上的身分證，試圖證明自己已不是個孩子，卻只聽見他幾不可察地嘆了口氣，大手不帶憐惜地揉著我的頭髮。

他伸手彈了彈煙灰，輕飄飄地說：「別鬧，我知道。」

月底，老闆包了包廂給思文姐過生日，一群認識不認識的人都來給她慶生，阿駿來接我，思文姐囑咐他不能喝，要平安送小妹回去。

「你酒量好不好啊？」

教練在旁邊看熱鬧，「很糟，上次尾牙，他陪老闆喝了半瓶就倒了。」

我握著玻璃酒杯，阿駿問也沒問就替我斟滿。琥珀色的酒液在杯子裡搖晃，我舉起酒杯，朝最熱鬧的主桌一飲而盡，「祝思文阿姊生日快樂。」

上了第三道菜才感受到威雀的實力，酒勁上頭，阿傑說要帶我出去吹風，冷風一灌就醒酒了，我在阿駿耳邊說，只想跟他去逛夜市，暖烘烘的酒氣灑在臉上，他的耳朵變得好紅。

鐵板牛排的燒焦香沿路鑽進衣服空隙，我聞了聞身上氤氳的味道，一時間難以忍受，只得離阿駿遠些，並肩和阿傑一起走。

阿駿停下腳步，側頭看過來，我的鼻尖碰到他的肩胛骨，後面的人群擠上前，他拉著我的袖口避到一邊，說了句小心，徹底拉開我和阿傑的距離。

我揉著鼻頭，聽見他說：「從前有人說，單身節那天去買一串糖葫蘆，能脫單的。」

阿傑不大相信，「今天不是十一月十一日。」

我卻鬼迷心竅地掏出錢包，指著遠處的糖葫蘆攤位，「我要買。」

澄紅的糖衣裹著酸澀的山楂，以竹籤緊挨著彼此，一串五十塊，真貴。

「今天不是光棍節，如果我沒脫單，謠言不一定是假的，但如果我脫單了，我就賺

到。」老實人阿傑難以想像，阿駿卻聽得津津有味。

我們經過十八啦的攤子，停下來投幣打香腸，連擲了兩次，我笑著說我是阿駿的幸運女神，無論是生日尾數還是第一天報到的日子，通通都是二十九。

「我讓你那麼幸運，你下次也給我慶生。」

他爽快地答應了。

回宿舍的路上，我在 jimny 後座的玻璃窗上偷偷描摹阿駿的側臉，呵了一口熱氣，但還來不及畫他挺拔的鼻子，濛白散的太快、太不合時宜。

阿駿盯著後照鏡，視線交匯間，他說：「今天很適合去藍色公路看夜景。」

一句話令人浮想聯翩，我的心臟跟著忒忒地跳。

回到宿舍，我打開衣櫃，換掉了身上的衣服，選了件迷你裙和小背心，再用棉襖把春色全部包裹起來，拿出去年生日室友送的玫瑰香水。跨出女宿的時候，阿駿把車停在路邊，雙閃燈光不斷打在他的身上，明暗交錯間，我跑向他，臉頰發熱，我真他媽的喜歡我們之間的默契。

他替我開了副駕駛座的車門，紳士地調了座椅，越過我的棉外套扣緊了安全帶，同時也扣住我的自由。我彷彿能嗅到他身上馥郁的古龍水，混雜了菸草的味道，他湊近我，黯聲說：「還有糖葫蘆的甜。」

「所以我現在還單身嗎？」我反問他。

阿駿並沒有回答，只是自顧自地打開新的話匣子，「你還記得在教練場的時候，你說要替我想個暱稱，你現在想到了嗎？」

我有點猶豫地開口，不確定他會不會滿意——「駿叔。」

「阿傑叫你駿哥，唐教練和思文姐叫阿駿，我只想得到這個了。」他輕撫我的髮端，沒說喜不喜歡，只是嚷嚷說：「那為什麼不叫親愛的。」我那時候沒搭理他，就像他不承認我是他女朋友一樣，但駿叔報復心太重，後來以別的方式讓我叫到喉嚨乾啞。

經過藍色公路時，我的鼻腔裡都是他身上溫暖乾燥的氣息，像吸高壓氧，吸久了暈乎乎地，先前的酒精好像也在我的血液裡沸騰，早失了理智，遊戲一開始的主控權明明在我身上，但現在驟失規則的卻又變成了我自己。

我已經說不清現在是什麼樣的感覺，沒有後悔過此刻的迷亂，我起瘡化膿的傷口終於被撕開結痂，痛痛快地攤在空氣裡，髒東西貫穿我的毛孔，我心裡卻出奇的安寧，彷彿是注定好的宿命。

真的走進汽車旅館後，我終於羞赧了一次，尤其是迎賓處服務人員精明的打量。

夏娃誤入伊甸園，卻遇見了經驗老成的亞當。衣衫盡褪的時候，他徐徐地哄，耐心地一寸寸深入，我在他身下顫抖，心潮膨脹，空虛逐漸將我包圍，我開始也想多探索一點生僻的、會讓人心生恐懼的東西。

他咬住我的耳垂，那處的皮膚最敏感，我的知覺被放大了好幾倍，他不緊不慢地向下游移，親吻、舔舐、吸吮，我弓起身子，手指揪住散落身邊的被單，去迎合他的放肆，身上的每一處纖毛好像都變得濕漉漉的、糅合了他的氣息。

駿叔啊——現在我是他的傀儡。

未經人事，發脹的疼痛何其難忍，我含著淚光去掐他後腰的軟肉，他彷彿能感應到，

攻勢也從一開始的洶湧狠戾，慢慢化成了繞指柔，我懵懵懂懂，胸口上下起伏，彷彿經過了一個世紀那麼久，赤裸身子在潔白的床單上綻放開來，我攀上極樂世界，領悟欲仙欲死的快活。

酣暢淋漓過後，一床的玫瑰花瓣全被揉碎，玫瑰花汁混和體液自帶的腥氣，又淫靡又放浪。他緊貼我的胸口，愛憐似地撫過緋紅的吻痕，我的臉頰泛成嬌滴滴的蜜桃色，在旅館鏡像天花板裡，我笑起來的樣子又妖又邪——那一刻，彷彿我也能理解他對年輕身體的痴迷。

他撥開了我因為汗津津的碎髮，語帶歉意，「寶貝，煙癮犯了。」他支起身軀，下床套褲子，我溫軟的聲音打亂了他所有預想，三分撒嬌、七分蠱惑，「駿叔，我跟你去抽。」

他似乎被我的意圖驚訝了會，眼神值得玩味。他明白我們之間的開始從來就不是循規蹈矩，他更明白我只是為了去觸碰我所不熟悉的那些灰色地帶，才選擇了他。他並沒有猶豫太久，把外套披在我身上，拾起了床頭櫃上的菸盒。

陽台配備了半墜的月亮、都市的繁華車流還有擾亂思緒的晚風。都說晚風吹人醒，所以我早決意將萬事藏於心。

我撥開打火機滾輪，火光在指尖忽明忽滅，摩挲著逐漸燙手的塑膠外殼，我想情人節時候我能送他一只 zippo 的打火機，這樣他每次點煙都要經過我的眼線。

他遞了根大衛杜夫過來，「第一口，通常很嗆。」

「嗯。」嘟囔一聲，我並沒有猶豫太久，急切地將濾嘴塞進口腔裡，為了確保菸能點著，深深吸了一口。然而，不出意外、迅速反彈。

他替我順背，我雙手搭著陽台。止不住咳嗽，似乎要把肺從身體裡咳出來，究極難受。煙草的刺鼻氣體充斥著我的呼吸道，嗆咳的滋味好比缺水的駱駝，我只想找到泉泉綠洲，哪怕是海市蜃樓。

餘光裡，香菸還在燃燒，暖融融地，蝕入神智。

我將香菸塞進阿駿指尖，只看著他駕輕就熟地叨進雙唇間，像所有街邊抽菸的不良少年一樣痞氣性感，他吐出菸圈，霧靄融進了他的睫毛。我探過頭，輕輕在他嘴角印上一吻，頰邊還殘存熱意，我盯著他猩紅的眼睛，一動不動。

就算我控制不了，也真想抓住這些令人成癮的尼古丁碎屑。

阿駿從不吝嗇對我的點評，「除了吸進去咳出來像新手之外，其他都很老練。」他猛然壓著我的頭，在雙唇間肆虐，一片狼籍。他說：「親愛的，這就是 tobacco。」

「喔。」我驀然失笑，一瞬間只覺得後悔死了，真是難聞。最後卻還是勾住他的脖頸，纏著他一次又一次的吻，我好像能從混著菸絲的唾液裡萃出我所有想要的愛意。

我伏在他的肩頭，認真表白，「你信不信，我想要的的不只有這些。」我沒去思考阿駿聽不聽的懂，只是自顧自地說著。

「我愛你。」

他好像也被我的情緒感染，「為什麼選了我？我比你大上十幾歲，差點都能做你的父親。」他一派輕鬆地問，真相對他而言也只是點綴。

「不知道。」我如實告知，我忘記是第一眼看見他吸菸時離經叛道的模樣，還是因為

他總是縱容我的胡鬧，又或者，他和我印象裡的父親擁有一樣的淡漠。

學著不知道打哪來的調情方法，在他胸口畫了一個又一個小圈圈。

「癢。」他握住我不安份的手指，緊緊扣在他溫熱的掌心。

我愛他給我的歡愉，那是最令我心碎的快樂。

阿駿留了我的號碼，偶爾在他開車上路時打給我，我們有一句沒一句地聊，聽他廣播路況，我問他還會不會去駕訓班，教別的漂亮妹子開車，他先回答了沒空，再說，有我一個就足夠頭疼，我邊聽邊偷著樂。

他有時說路上亂竄的機車和不遵守交通規則的婆婆，有時提及早餐吃了小籠包，我們一致認同那家老攤子最正宗，他會在我下早八的十分鐘裡陪我吃早餐，雖然後來早十的正課我再也沒出現在課堂上。

我們有些相似，卻總是不同，我想是愛情剛開始的新鮮感容納了一切，但也許某天熱愛會經過磨合而變得一文不值。

「是甜的醬油？」略顯甜膩的味道在嘴裡瀰漫開來，我本來就不喜歡薑味，兩廂搭配下來只覺得越發奇怪，將紙盒推給駿叔，撇撇嘴：「你吃吧。」

駿叔咬了一口，表情平淡，也沒有露出多欣賞的神情，只是說了句，「太習慣了。」我剛要問他習慣什麼，卻見他放下了紙盒，拿出口袋裡的菸盒。

我忽然問起：「駿叔從以前就會抽菸麼？」

「以前很少。」時間段他記得清晰，「二十七歲開始抽的。」

「那時候有個朋友不喜歡菸味，所以很少抽。」

「前女友？」語氣不自覺染上了醋味，我還是問了出口。聞言，他手上的動作頓了一下，卻還是不緊不慢地抽出香菸，手指攏住菸盒。

「不是。」他低聲應著，站起身，打算走出去。

我拉住他的手，視線觸及他的表情，平時一貫冷靜自持的下垂眼裡，出現少有的波瀾。「你生氣了？」

「沒有。」他輕輕甩開我的手，「我出去打電話。」

臨走前，我又聽見他說：「小籠包不好吃別吃了。」

他站在離我不近不遠的地方，晃著手裡的菸，好像又重回那時候我看不懂他的那些眼神。

我荒唐地想著，每次約會不是賓館就是駿叔家，後來我坐在床上看他點事後菸，好像再沒了第一次的新鮮刺激，於是我開始好奇從前和他在一起的女孩子又是怎樣的。

儘管他的溫柔從來不是為我。

我卻仍想著是不是就這樣，和駿叔不明不白的糾纏。我想，我可以只追求短暫浪漫火花、長期的肉體作伴，在成年人你情我願的愛情裡，沒有互相治癒的溫馨劇情。

駿叔藉口駕訓班事情多，消失了好一陣子。問過唐教練後，我決定親自去找他。

唐教練的嘴不嚴，我早就知道會有人提前通知駿叔，但他仍然教著手頭上的那個學生，並沒有因為看見我而停下來。

走回辦公室，正巧遇到思文姐坐在櫃檯前，我把手裡的清心福全遞給她。

思文姐咬住吸管，含糊地問：「來找阿駿？」

我點點頭，強撐著笑了一下，「思文姐跟駿叔很熟麼？」

「我只知道他以前有個女朋友，談了很久，後來女孩子跟人跑了，從那之後他就常跟著唐教練混，平時跟工程，閒的時候就來教車，也沒什麼大事情。」思文姐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，寬慰道：「過去的事過了就過了，別放在心上，他對你是好的。」

「阿姊，他圖什麼，我們都很清楚。」我沒有再多說什麼，可藏不住的落寞卻全攤在臉上。

駿叔回到辦公室，把學生的上課卡收回籃子裡，走到我面前，「吃過了？」

我望向門口樑上的時鐘，一點四十三，搖搖頭。

「我帶你去吃飯吧。」

門口走進來一個和我年紀相仿的女孩子，一頭長髮辮成了兩條麻花，粉紅色的短裙像朵初盛開的玫瑰花。她朝阿駿甜甜的笑：「教練，我來了。」

「我不餓，你去忙吧。我能理解。」我知道自己不是什麼大方的人，我深深嫉妒她眼裡的明媚，那也曾經是我和駿叔相識的初衷。

只是如今我已表演不出那樣的丰采，我好像被時間的巨獸吃掉了，白白多長了好幾歲，那些美好時光距離我越來越遙遠。

我要做個配得起他的大人，所以在那些應接不暇的電話、還有不知道發去何處的簡訊中，我能安慰自己安慰的徹底，並且可以坦然接受。

但也許，我從始自終都只是個小孩子，面對眼前種種，只有無能為力，期待大人會理解我承擔的痛苦，再摸摸我的頭稱讚我既乖巧又善解人意。

又是個駿叔失聯的週末，阿傑約我去喝酒，我並沒有拒絕。

我們提著兩大袋啤酒沿著河堤漫步，阿傑還在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天，而我只想知道，我心底早有結論的答案。

「小如就是那個他交往多年沒結婚的那個，對吧。」我曾經在某一次在他喃喃地呼喊裡，嘗試找出蛛絲馬跡，直到我在那疊舊相片裡，看見一個陌生又熟悉的人名，我們有一樣黑色的頭髮，臉頰上淺淺的酒窩，她好像比我更漂亮一點，原來他也曾經有過非娶不可的人，原來他也曾經像我一樣如飛蛾撲火。

阿傑眼神裡的閃爍我們都能看懂，只是也不願意說破，原來男人打算撒謊時，表情如出一轍地神似。那一刻我忽然能同理不願與出軌父親離婚的母親，卻也在心底無數次嘲弄我們共同的悲哀。

啤酒的易開罐拉開了就沒有回頭路，我只是機械性地拉開、灌完，再將瓶子重重地扣在地上。阿傑說話的口氣像充滿關懷的老父親，「醉了就別喝了。」

「思文姐挑明的時候，我其實不意外，但也很意外。」不意外他的愛慕，但意外他知道我和阿駿上了床，卻依然不棄不離，好純潔的愛情。

我看著他洗到發白的牛仔褲，試圖在記憶裡多添上一筆，要是能重來一次，或許這才是所謂幸福的歸宿。我問他：「你喜歡我什麼？」

「啊？」

「對不起，我好像很笨。」

阿傑搔了搔頭不敢接話，他有些難為情，「你挺可愛的，也很好相處。」

我笑了，眼睛直勾勾地看他，臉頰湊近阿傑，不明不白地笑，他彷彿得到了什麼巨大暗示，藉著酒精，在夜幕的見證下吻了我。

我的愛情好像得到了最巨大的玷汙，可我又諷刺地得到了最野性的刺激。熱淚模糊了眼睛，我不曉得自己為什麼哭，可我也沒有推開阿傑。

阿傑愣了一會，不停用手指揩去我臉上的淚水，再拚命地道歉。

我把後背包裡的所有東西倒出來，看見我自以為是地愛情四散一地，那些僅剩的歡愉被割裂成怪畸的形狀，在心尖上苟延殘喘地匍匐。

我在阿傑的面前打給駿叔，他很快地接起電話，像哄孩子那樣，語氣細膩柔軟，「我的寶貝想我了嗎？」

「嗯，我現在想吃婆婆的小籠包了，買給我吃吧。」

他不置可否，只是問我在哪裡。

「阿傑的床上。」

好像聽見他罵了句 shit，我掛斷電話後開始大笑，阿傑只是靜靜地看著我。

我拍了拍臉頰，試圖對他露出友善的表情，「我笑起來是不是比哭還難看？」

童話故事裡的騎士也是這樣對他的公主承諾，「我希望你過得好。」我彷彿能看到他說出來的每個字都在冒金色的特效泡泡。

阿傑看著我說：「有什麼事，打給我。」

我知道我不需要騎士寸步不離的守護，所以我只是背過身向他揮了揮手，回到我最默契愛人的懷抱裡。

「駿叔，你又騙人。」

我拿著筷子把湯包戳了個洞，裡頭的湯汁在紙盒裡流得一滴不剩，象徵性拿湯匙攪了攪，像在做告別前的慰留。

「阿婆哪有賣晚上的。」

「我在別的地方買的。」他說，「我沒騙過你。」

沈默對峙，我們好像在比賽誰更能忍耐，我把湯巴塞進嘴裡，拚命咀嚼，冷掉的湯包有股餿飯味，明明它看起來和剛出爐的半分不差。

他偏愛甜口的醬油配上生薑絲，可我最喜歡的是蒜蓉醬油膏，說過好幾次，但他每次都還是挑一樣的醬油。

這次他終於沒有記錯了，只是我也不需要了，不願再一次、不經意得知這是阿靜小芳還是誰的喜好。

「我玩膩了，我們分手吧。」我仰起頭，把淚水憋回去，他沒問我為什麼，我也曾以為我會抱著他痛哭一場，但我們誰都沒有想過給機會回頭。

呼嘯而過的街景讓我想起在藍色公路的那個晚上，我沒有原則，他也從來不曾承諾過。

我把訂製款煤油打火機留在置物箱裡，沒帶走我的唇膏。我時常在想，他會不會在某個夜深人靜的時候，旋開色號名為烈焰紅唇的口紅，對著鏡子笨拙地描畫，就像我生澀的

吻技，一點點染紅他的唇瓣。

那興許才是我認為愛我的方式，我要他帶著那種痛苦了草殘生，而我躲在名為回憶的陰影下，看他或清醒、或沈淪的眼神。

我後知後覺地明白，一開始自以為引誘駿叔入局，而後滿盤皆輸的只有我自己。狼藉之下，仍然頑強地認為自己什麼都沒有失去，還得瀟灑地告訴旁人，那是我的成長，只是有點疼。

後來的十年裡，我抽光的菸草足以鋪成一條走向阿駿的坦道，我的號碼從來沒換過，但我再也沒有去找過他。在思文姊定義裡我們稱得上和平分手，她說人冒險久了都需要避風港，只是阿駿不是我的港灣，我大方感激她沒勸我投奔阿傑的懷抱。

電話中，思文姊東扯西聊說了很多，也不怕我不耐煩，「其實也沒什麼事，就是阿傑要結婚了，你過來拿喜帖吧。」

唐教練退休了，駕訓班已經沒有任何值得阿駿戀棧的人事物。所以在這裡再次見他，我仍感到意外。

我走出辦公室，從信封包裡翻出萬寶路硬盒，在阿駿面前點了一根，跳躍的火苗瞬間蓋過煙柱頂端，他看著我，幾不可察地皺起眉頭。我彈了彈煙灰，漫不經心地說了句抱歉。

我都不知道他戒菸了。

「有個朋友是肺癌走的，前年五月。」

我夾著菸，盯著阿駿充滿故事的下斜眼，恍惚間又挨了上去，直到貼近他嘴角時，瞥見他新生的皺紋和白髮、鬆弛的眼袋。

阿駿老了不少，我年輕時喜歡他的那些悸動都被歲月抹去了蹤跡。我們都變了，體貌、經歷、眼光，還有很多我說不上來的東西。

他沒有忽略我赤裸裸的打量，只是以更沈默的目光回望，彷彿能從他灰濁的眼睛裡追憶藍色公路從暮靄到晚霞的變幻。

我知道我已經看不穿他，其實我又何嘗看穿過他。

阿駿如往常般接手半燃的煙蒂，目光轉向我手裡的喜帖，「思文說，寄去你老家，被退件了三次。」

信封選色是溫柔的豆沙粉，上頭油墨斑斑，大約是輾轉過數個城市後，才捨得跌進我的世界，我細細地撫摸喜帖上的鏤花外卡，紙雕的紅玫瑰精美繁複，栩栩如生地綻放於乳白內頁上。

指腹抵著幾乎要躍然紙上的玫瑰花瓣，象牙卡不平整的邊緣格外硌手，我卻由衷生出羨慕的情緒，照片上，新娘子看起來很乖巧、很適合他、宜家宜室。多年不見，幸好不曾彼此耽誤，我只能敷衍地用恭喜帶過。

「阿傑都要結婚了。」

阿駿用鞋尖碾著白色煙頭，寥寥星火無情地歸於寂靜，聲線一如從前不摻感情，「他是嚮往安穩的人。」

那些隨著皸裂石縫逐漸斑駁的，不只有時間。

「你要去嗎？」

我控制不了煙癮，又想來根萬寶路尋求慰藉，我不像他在溺死的海裡還端著滅人欲級別的自制力。

「我現在不大開車了。」

我不曉得他是否換了車，十年前他開的車是鈴木的越野車，那台九八年的 jimny 跟他的主人一樣有越陳越香的魅力，我打算在車上放卡帶，沒日沒夜地播放讓我高潮連連的曖昧情慾，濃縮卡帶捲有唱不完的落拓。

但也許我眷戀的過往已成了報廢場角落的一團鋼鐵垃圾，我不敢問。

我戲謔地問：「那我載你？」

「我才不要。」

萬幸他沒答應，「以我現在的車速，你肯定坐不穩，保不齊心臟病發還留我照顧你後半輩子，那我得多吃虧。」

「那天我外甥女畢業典禮，我應該是去不了了。」提及旁人，阿駿繃緊的表情終於得到片刻鬆弛。

「叫我阿姨那個？還是小舅媽那個？」

他聽見後，笑了一下，笑容裡縱橫的紋路，像極了我的駿叔。

「小舅媽。」時光模糊了記憶裡的諸多成份，我其實已然想不起來和他相關又無關的人事物，或許這樣才好。

我體驗過酒精穿腸破肚的滋味，也有人曾經為我心疼，只是後來我才想通，抱著啤酒罐醉醺醺的那一刻，其實我只想撥通他的電話，數落他虛假的真心。

「小舅媽想活得長壽一點，就把菸戒了吧，萬寶路的癮頭不比大衛輕多少。」

他連奉勸的話語都說的格外冰涼，我卻仍在揣測那是否是他最後的垂愛。

其實我又哪會不明白，濃菸與淡菸，傷身的焦油和戒不掉的尼古丁都還是相同的份量，留給自己的只有換湯不換藥的折磨。

我用再熟悉不過的語氣喚他，

「駿叔。」

他轉過身，沒有回頭，也沒有回應我的呼喊。

「再見。」

兩個字如鯁在喉。

「駿叔。」我低喃一聲，餘音在教練場的風尾裡漸漸消亡。

我知道我們真的不會再見了。

車輪輾過磚紅色的菸盒，尖銳的邊沿在擠壓下越見扁平，一如歲月只是無聲地磨平了我的稜角，未曾引起騷動。

我站在原地看他遠走，餘暉脈脈，那篇拎橘子的散文是不是也這樣寫，他從前挺直的背脊已經佝僂成摧折的老樹幹，如果這輩子無法跟他一起走進會場，我寧願他將我交給另一個會比他更重視我的人。

思文姐追出來，說阿駿忘了帶走他的 zipo，那東西留在教練場那麼多年，也沒有人敢碰。我把打火機攏在指尖，隨口閒聊：「他應該很少過來了。」

鐵銀灰的金屬殼上佈滿了使用刮痕，肯定是揣在手心裡把玩過一遍又一遍，邊緣都磨損到看不清鐫刻的英文字 GS。那是我送他的分手禮物。

思文姐沒否認，「久久來一回。他記得我愛吃永興泰的蜜餞，也記得老頭最喜歡復興路的臭豆腐，我也不知道，他把打火機放在櫃檯，是刻意的，還是真的癡呆了。」

我的笑聲在教練場散開，腋下包的手提繩卻攥的越來越緊。

阿駿最後還是缺席了阿傑最重要的日子。我看著思文姐牽著小思文入席，將原本屬於阿駿的位子往旁邊挪了挪，小思文看著我手機裡的相簿，好奇地問：「阿姨，這個伯伯是誰呢？」

小思文今天梳了兩條魚骨辮，髮絲乖巧地貼在圓潤的臉頰旁邊，我捏了捏她的臉蛋，「他叫做阿駿，你可以叫他阿駿伯伯。」

思文姐問：「那天在教練場講了那麼久的話，說了什麼？」

我搖搖頭，好多事情其實不想再提，往事隨風，又不隨風。她又打趣，「我還以為要舊情復燃了。」

我抿了一口酸梅湯，喉間是果汁甜膩到發苦的味道，我卻記不清當年那串糖葫蘆究竟有什麼魔力，平白讓我惦記許多年。

阿傑牽著他的新娘子進場，小思文歪著頭說：「那個白色衣服的叔叔很喜歡他的新娘子吧。」

「阿姨最喜歡誰呢？是阿駿伯伯嗎？」

我把禮金袋留下來，上頭潦草地寫了句新婚快樂，和款款入場的賓相擦身而過。

很多年前我把戶口名簿偷出來，難以估量自己那時候有多想、把我最愛的名字，留在身分證背面的第二行第一欄。當時遺憾的是，他不婚的理由並不是為我。

現在遺憾的是，沒有人再令我腦袋發熱、氣血方剛。

我明白當年的不甘心不過是抒發著我未竟的青春，稱不上由愛生恨，只是無法無怨地面對流逝的、未曾被珍惜的感情。

三十二歲生日那天，我在藍色公路點了一路的菸，用他最愛的大衛杜夫為我祝禱。

我許下了最隱秘的第三個願望，「來生請讓我變成一簇火焰，和清冷的煙草生死糾纏。」

火光無休無止地燃燒著，這次不會有人提早離席，我管那叫愛情、永恆的愛情。